

張舜徽集

□ 訥庵學術講論集

張舜徽 著

此集之編，其少夫報善修德，始能成之耳。

作此書時，古語之發，實因今日精神之困，

人之困而之，意其強弱，而登斯閣者，

必其有之，曰：此書之工作，之修善，受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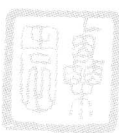
則則高利之博，其有也。

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

以治項連平諸侯，更工。

又記之因東村所感，于此而求進者，物至。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張舜徽撰。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武漢

新出圖證(鄂)字 10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訥庵學術講論集/張舜徽著.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12

(張舜徽集)

ISBN 978-7-5622-3086-1

I. 訥… II. 張… III. 雜著—中國—現代—選集

IV. Z429.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50992 號

訥庵學術講論集

© 張舜徽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址:湖北省武漢市珞喻路 152 號

郵編:430079

電話:(027)67861321

傳真:(027)67863291

網址:<http://www.ccnpublish.com>

電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經銷: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經銷

印刷:湖北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董中鋒

封面設計:羅明波

責任校對:張 忠

督 印:章光瓊

開本:850mm×1168mm 1/32

印張:22.5 字數:560 千字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5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向承印廠調換

出版說明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生前曾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

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博涉四部，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留下大量論著。他在《八十自敘》中總結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爲，潛研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後乃進而治經，於鄭氏一家之義，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學爲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羣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中年以後，各有所述。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爲《說文解字約註》；集錄治經學所得者，爲《鄭學叢著》；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爲《周秦道論發微》、《周秦政論類要》；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爲《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舊書，則於《史通》、《文史通義》皆有《平議》；創立新體，則晚年嘗獨撰《中華人民通史》，以誘啓初學。至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平生致力於斯，所造亦廣。若《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漢書藝文志通釋》、《漢書藝文志釋例》、《四庫提要敘講疏》諸種，固已擁慧前驅，導夫先路。”此僅爲就其平生著述中較費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顯先生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他的這些成就，使他成爲公認的國學大師，更是華中師範大學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學者。

二〇〇三年，是華中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鑒於張舜徽先生在學校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社決定出版《張舜徽集》，以作紀念。《張舜徽集》擬分批推出，每年五至七部，四年內出齊。

由於張舜徽先生的著述甚多，各書原出版單位不同、排版不一（多為繁體豎排），現在統一改為繁體橫排，技術上有一定難度。但我們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忠實於作者原作，不隨意更改，僅在極個別情況下稍作技術處理。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一是原書中的夾註，一律加括號，註文字號同正文。二是原書中某些並列的書名號，從豎排改為橫排後，為避免誤會，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同一部書下的幾個篇名，如《史通》之後緊接着出現“正史”、“史官”諸篇名，僅把“史通”加書名號，篇名“正史”、“史官”則不加。二是幾部書的合稱，如“兩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新舊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為規範計，標作“兩《唐書》”、“新舊《唐書》”；“隋唐志”（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元史”（指《宋史》、《元史》）等，為避免一個字的朝代名單標書名號，乾脆省却書名號，成“隋唐志”、“宋元史”。這些技術處理，是我們的一種嘗試，但願不致引起讀者的誤解。自第二輯起，也斟酌參考中華書局處理這類情況的標點方法。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四月

卷 頭 語

平生讀書所得以及考證文字，多發表在各種專著中，已陸續出版了。論其內容，涉及文、史、哲各個方面，大半是我一生讀書心得的記錄。既以備遺忘，亦以求教於當世，對自己還是有益的。獨於平生所爲單篇文字，不自收拾；應酬之作，例不存稿。認爲有些問題，既在各種專著中，已自抒所見，不必再有筆記、文集一類的冊子了。自頃及門諸子裒集我多年來在外所作學術報告及平日論學文字，如專篇論著、羣書序跋、友朋書札以及論學問答之語，成爲一冊。其中以語體文的寫作爲多，編置於前；也有用文言文撰述的，分錄在後。雖搜收尚未全備，而所采輯的已不少了。纂鈔既畢，復以示余，余因題之曰《詡庵學術講論集》，亦聊以補充在專著中所沒有談到的許多問題，還是有意義的。此編所收文字的內容，論學所及，多主於辨章學術，考鏡原流；對衆講話，便重在發越志趣，開廓胸襟。區區此心，頗有補偏救弊微意，覽者自能知之。

張舜徽

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

目 錄

談偏才與通才·····	1
左文襄公在湖南·····	5
學文科的要將範圍推廣 不可囿於一隅·····	8
如何重新評價孔子 ·····	12
我們要認真深入研究少數民族歷史 ·····	22
談談研究中國歷史的有關問題 ·····	26
學習揚州先輩的治學精神 走博通的路 ·····	30
談《說文解字》的研究及其疑義舉例 ·····	34
關於研究古漢語的問題 ·····	40
略論道家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運用 ·····	44
在史學領域內要重視方志的研究和整理 ·····	48
我們提倡讀兩種書 ·····	52
學習中國文史首先要注意的問題 ·····	57
清代學術的流派和趨向 ·····	61
自學可以成才 ·····	66
我是怎樣研究、整理《說文解字》的 ·····	71
如何全面瞭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	77
談讀文和寫作 ·····	82

2 詡庵學術講論集

關於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若干問題（提綱）	87
怎樣研究中國文史（提綱）	91
向司馬光學習些什麼	94
發揚山西先哲治學的優良傳統	97
批判繼承河北先哲治學的精神	99
地方史志工作的兩大任務	102
古籍整理和文科改革	106
略談有關編寫江河志和水利志的問題	116
歡迎開展對《周易》的討論和研究	119
史學與傳記	121
關於中醫古籍的整理問題	125
緬懷當代卓越的文獻學家楊樹達先生	129
學習黃侃先生的治學精神	132
我們怎樣對待郭沫若先生的史學遺產	136
初學研究甲骨金文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139
從漢字發生發展變化的史實說明今日實行字形簡化的 必要與可能	157
《說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173
關於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材料問題	178
關於歷史材料運用中的若干問題	183
論兩宋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和英勇事迹	195
論宋代學者治學的廣闊規模及替後世學術界所開闢的新途徑	212
史學家李贄傳	274
史學家柳詒徵傳	277
學習王船山治學的求實精神和博大氣象	280

考古學者羅振玉對整理文化遺產的貢獻·····	293
考古學者王國維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備的條件方法和態度·····	316
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	336
獎掖後學循循善誘的前輩風規·····	348
懷念頡剛先生 學習頡剛先生·····	351
誠摯的仰慕 深切的懷念·····	355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崇高典範·····	360
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	363
關於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問題·····	371
與諸同志再論歷史文獻的整理工作·····	387
關於整理古籍的問題·····	397
羣書辨惑二十講·····	404
長江是否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答友人問·····	483
解釋帝字受義的根源答友人問·····	485
論不可單據個別事物的存在與否決定社會性質答友人問·····	489
怎樣從學者的角度去肯定孔子的成就答友人問·····	492
略論《孟子》一書在今天的作用答友人問·····	497
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答友人問·····	501
與友人論《禹貢》一篇的時代背景·····	507
答友人問《漢書·地理志》的讀法·····	509
與友人論今後歷史考證工作所應走的路·····	511
再與友人論今後歷史考證工作所應走的路·····	513
與友人論李卓吾·····	517
答友人問《廿二史劄記》的作者·····	520
答友人問改修《清史·藝文志》的體例·····	522
再答友人問改修《清史·藝文志》是否應有解題·····	527
談撰著《說文解字約注》的經過答友人問·····	529

4 訥庵學術講論集

致友人論圖書館事業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531
談如何提高大學文科教學質量的問題答友人問·····	533
談整理法學古籍的具體方法·····	537
張居正集校注序·····	540
八十年代大學生社會科學畢業論文選評序·····	543
中國史學名著題解前言·····	545
中國古代學者百人傳題辭·····	547
湖北歷史人物辭典題辭·····	550
百年愛國思想錄題辭·····	551
中國歷史要籍介紹自序·····	553
文獻學論著輯要序·····	557
努力自學是人才輩出的廣闊道路·····	559
毋慕虛名毋貪近功是有志自學成才之士的座右銘·····	565
自強不息 壯心未已·····	568
三十五年來我是怎樣把教學和科研結合在一起的·····	579
李審言文集序·····	588
羅雪堂學術論著集序·····	590
純常子枝語跋·····	592
吳王夫差矛銘文拓片跋·····	593
致楊樹達先生論漢碑書·····	595
致顧頡剛先生論《周官》《左傳》標題書·····	597
養怡堂答問·····	600
書畫鑑賞叢談·····	688
又次草堂記·····	706
八十自敘·····	708

談偏才與通才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在蘭州大學文史各系大會上演講

古今人才，有偏才與通才的區別。“偏”等于“專”，“通”等于“全”。偏才就是一藝一技的專門人才，通才就是全面發展的人才。二者廣狹不同，各有它的作用。舉凡治理國家、研究學術以及百工技藝，都存在着偏才與通才的差異。《荀子·天論篇》說過：“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這說明凡是囿于一隅、蔽于一偏的人，不能見事物之全。正如《淮南子·汜論篇》所說：“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也指出了人若有所偏蔽，便不能看到對面和周圍事物的情狀。所見既很狹隘，便祇能在很小的範圍內發揮自己的能力獻出其專長。至於通才則不然，由於它瞭解的東西多，掌握住事物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能够兼攬並顧，駕馭一切。

我們回顧中外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大政治家，沒有學過軍事，而可指揮部隊；沒有學過經濟，而可發展生產；沒有學過科技，而可興辦工廠。他們雖無各方面的專業修養，但有才識能够主持綱維，全面領導，充分發揮出通才的作用。這裡面的道理，早在《荀子·解蔽篇》已經談到：“農精于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于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

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此處所提到的“精于道者”，是指通才；“精于物者”，是指偏才。“以物物”，是說用他的一才一藝去做事；“兼物物”，是說兼領眾技以治國家。劉邵《人物志·材能篇》所云“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短于爲一國”，便是這個道理。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舉些實例來說明問題：王安石沒有學過治兵和理財，而能在變法過程中實行整軍、富國措施；張居正沒有學過法制，而能在執政期間，做到信賞必罰、朝令夕行；張之洞沒有學過科技，而能在湖北開礦、造紙，製作槍炮。他們既有辦事的才識與權力，不必躬親庶務，重在用人布局，各得要領，這便充分發揮了通才在治理國家的巨大作用。那些有一技一藝之長的專門人才，祇是爲他所而已。

治國如此，治學也有廣狹偏全之分。例如儒學宗旨，《中庸》強調“尊德性而道問學”，是說一方面要修養德性，一方面要講求學問。本來二者並重，不可偏廢。但自戰國以來二千年間的儒學，却分爲了兩大支，各得一偏而不見其全。孟軻偏重在尊德性，荀況偏重在道問學，很明顯地分成了二派。到宋明理學家們，也仍是兩途分馳。程朱比之陸王，程朱偏于道問學，陸王偏于尊德性。再細分一下，程朱並稱，也有不同。二程偏于尊德性，朱熹偏于道問學。二程之中，程顥偏于尊德性，程頤偏于道問學。既各有偏主，便莫由全面考慮問題。分歧既多，爭辯日起，這是很自然的事。由此可見，在學術研究方面，真正能見其大、能觀其通的全才，也是不可多得的。

六藝經傳，本甚豐富，中經秦火，燒掉了一部分。漢初經籍復出，傳述各異，便出現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的局面。統治階級選拔其中比較可靠的師說，列爲五經博士，這便是當時專門名家之學。司馬遷、班固綜錄這些專家，列爲《史記》、《漢書》的

《儒林傳》，實際上就是當時學術界的偏才。他們除了固守師說以外，其他一概不知。治學範圍如此褊狹，後果至為嚴重。博士之學所以亡佚很早，不是沒有原因的。但是當時還有學問淹博的通才，如兩漢時期的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許慎、鄭玄，便是這一流的代表人物。王充《論衡·超奇篇》所云：“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便正確反映了兩漢時期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可知學術界有偏才、通才之分，很早就已存在的了。

再就文學來說，我國古代，文與學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例如史學家司馬遷，又是一位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既是文學家，又同是著名的小學家；他們的成就都很全面。《史記》、《漢書》所以不列《文苑傳》，是由于西漢一代沒有不學之文人，也沒有無文之學者。當時的學與文是統一的，發展是全面的。從東漢以下，文與學才開始分離，所以《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還增列《文苑傳》，說明當時已有不學的文人了，這自然也是一種偏才。綜合歷代史籍來看問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凡是列在《儒林》、《文苑》傳中的人物，都是當時三四流的人才，是每一時期學術界的偏才。至於學識通博、文章爾雅的全才，則另有專傳。由於他們的範圍寬，成就大，不容和那些以專門名家的偏才等量齊觀，所以在史傳中，自有他們的特殊地位和安排。學術上的偏才，好比工廠中的專業工人和車間主任；通才則是總工程師。知識面既有廣狹的不同，才能上也有高下的區別，這是人們容易分辨的。

許多事實證明：培養一個專擅一藝一技的偏才，比較容易；想要出現一個學問廣博、識力高超的通才，頗不容易。既是通才，大之可以出而治國，便寓有領袖人物的作用。除有學識才能之外，還要具備與眾不同的氣度、魄力以及處事接物的態度等等，始能在羣眾中樹立威信，受到擁戴，這不是一驟而幾的。近

年有人發表了《六經爲領袖人才之來源》一文，認爲六經中的理論，多爲治國而發，苟能取精用宏，便可從中得到濟世安民的方式方法。這種看法很片面，不一定對。況且今天的時代不同了，一個國家，不是孤立的。對於世界各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情況，以及新興學說的內容，都要有所瞭解，才有可能擴大眼界，增益才識。豈容抱殘守缺、停留徘徊在幾本儒家經典所能解決問題。即以從故紙堆中探討治國理論來說，儒家經傳便遠遠趕不上法家的書。我國古代的所謂法家，便是當時的政治家。劉備臨終時，囑咐他的兒子劉禪：“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却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今後肄業文法學院的青年，特別是學習文史的人，有必要恢宏志氣，將治學範圍推廣，博覽兼收，務求通貫，必通貫而後能免於舛陋。希望大家在學習文史的基礎上，從多方面儲學練才，爭取將來成爲國家有用的通才。

左文襄公在湖南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西北師範學院文史各系大會上演講

我這次來到西北教書，才祇幾個月，從各方面瞭解到西北文教界和社會人士對左宗棠的印象極深，留下的紀念物和遺蹟還不少。近年有人寫了一本《左文襄公在西北》的專著，對左氏在西北的建樹，敘述很詳盡。大家看了以後，更進一步瞭解他和紀念他。在座的老師們和同學們看到我是湖南人，一定對左宗棠早年在家鄉治學練才的情況比較清楚，希望我作些介紹。既有人寫了《左文襄公在西北》，我今天便以“左文襄公在湖南”為題，就我所知，向大家談談。

一個有名的歷史人物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必然是在他年輕的時期，下了苦功，儲備了很豐富的知識。那種知識，不是空談無用的內容，而是切合實際的經世致用之學。一旦得志居位，出任國事，便拿出他所蘊蓄的學識才能，很自然地施展出來，在事業上取得一些成績。左宗棠也不例外，他在年輕的時代，處境非常不好，沒有任何凭藉。就他的資歷來說，僅是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的舉人，三次北上應禮部試，都沒有考取進士；就他的產業來說，他父親遺田不多，歲收租穀祇四十八石，兄弟三人分家以後，他却將應得的一份讓給了兄子，自己完全沒有田產；就他的生活來說，兄弟分居以後，他一直寄住在妻家周氏宅，分開吃

飯，有時貧困至無以爲炊。這種情況，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但左宗棠卻處之坦然。在《答吳桐雲書》中談過：“僕自童兒時，即知慕古人大節，稍長，工爲壯語，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可見他在很小的時候，便已心懷大志了。當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曾經自撰一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這是何等的胸懷和氣魄！

他有了這樣開闊的胸懷和雄偉的氣魄，把眼前的貧困處境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努力讀書。他又屏除訓詁、詞章，集中精力講求經世致用之學。而受到賀長齡、賀熙齡兄弟所給予的指點和影響爲最大。二賀都是當時的湖南著名學者，以經世致用之學倡導後進。賀長齡曾與魏源同輯《經世文編》，爲講求致用之學者所宗。左宗棠青年時期，喜讀是書，丹黃殆遍。二十歲時，讀書城南書院，親從賀熙齡受業，得其啓誘和勸勵，學以益進。另一方面，他的學術思想，受魏源、龔自珍的影響也不小，龔、魏是道光年間封建學者中的進步思想家，著述不少。左宗棠讀了兩家的書，佩服他們的高見卓識。龔有《西域置行省議》，魏有《海國圖志》，對他的啓發尤大。後來他在《答陶少雲書》中指出：“道光朝講經世之學者，推默深與定庵。實則龔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實而有條理。近料理新疆諸務，益歎魏子所見之偉爲不可及。”從此可見，他對魏源的議論見解，感受最深。

當時士子，競習時文，志在攫取科名。左宗棠從十八歲時起，獨究覽顧炎武的《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方輿紀要》，朝夕研討，擇取其中可施行的內容，摘鈔下來。雖有親戚朋友嗤笑他所爲無用，枉費心力，他却堅定不移，努力不懈。當他第一次北上應會試報罷歸來，感到時務艱棘，在荒政、鹽政、漕運、河工等方面，最宜講求。便找到這一類書，仔細研究。二十五歲開始，又研究輿地。擬先作《皇輿圖》，再分圖各省，又析爲府，各加說明。在實際進行的過程中，每作一圖，授周夫人影繪之，

歷歲乃成。于是對全國山川形勢、關塞險要，瞭如指掌。後來又充實這一工作內容，寫成《輿地圖說》，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還條列歷代兵事。這便替他的後半生四去行軍乃至開疆闢土，都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他二十六歲時，主講醴陵渌江書院。恰值兩江總督安化陶澍回籍省墓，道出醴陵，和他相見，傾談竟夕，許為天下奇才。這時他課士之餘，摘鈔地方志書甚勤。自《畿輔通志》、《西域圖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關隘、驛道遠近，分門記錄為數十巨冊。二十九歲，開始授讀安化陶氏，得遍覽陶家所藏本朝憲章，通知朝政因革利弊，識力更加提高了。他在三十多歲時，感到農耕是立國根本，又講求農學，研究古農書，有所撰述，頗多創見。後來行軍所至，分命將士植樹種蔬，並就地改進農耕，起了很好的作用。三十八歲時，適逢林則徐從雲南引疾還閩，路過湖南，約他在長沙舟中相見，宴談達曙乃別，詫為絕世奇才。以上所介紹的都是左宗棠四十歲以前在家鄉治學的情況。

當然，他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平日所強調的經世致用之學，也無非是準備了一些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資本。後來靠着鎮壓農民革命起家，竟成為顯赫的封疆大吏。所以我們談到他的建樹時，不可忘掉他反動的一面。